

頑石廬經說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八

南菁書院

頤石廬經說三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井田議

先儒議井田者其疑案有三三代疆理不易而所授有五十  
七十百畝之不同可疑者一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其  
制易明也惟徹之爲制經無明文可疑者二遂人以十起數  
匠人以九起數二法不同可疑者三以予考之其前一條由  
誤讀孟子正經界一語謂夏殷之制必以五十畝七十畝爲  
一區而不知其不必泥也其後二條由誤認三代無不井之  
田但以有公田無公田爲別不知井田之制專爲公田而設  
惟助爲有公田則惟助爲井而貢與徹皆不井也孔氏曰史

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爲明故今先取孟子之說疏通而證  
明之次及周禮而他經之文有足資參考者亦備錄焉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  
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注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

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

周禮考工記匠人疏或有解者曰三代受地多少應同今云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周人百畝者據地有不易一易  
再易井六遂上地不易加五十畝有四等據授地之法夏言  
五十而貢者據一易之地家得二百畝常佃百畝荒百畝其  
佃百畝常稅之據二百畝爲稅百畝爲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而助者據六遂上地百畝有萊五十畝而言百五十畝稅一

百畝猶五畝稅七十五畝舉全數言之故云七十畝而助也  
周人百畝而徹者據上地不易者而言百畝全稅之故云百  
畝而徹也夏據一易之地亦有上地不易上地加五十畝者  
殷據上地加萊則亦有一易及上地無萊者也周言百畝而  
徹則亦有上地有萊及一易者也三代皆不言再易三百畝  
者明皆有可知

禮記王制疏劉氏及皇氏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  
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  
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而云夏時人衆殷世人  
稀又十口之家得五十畝之地皆不近人情未知可否熊氏  
一說以爲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

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稅皆通稅所稅之中皆  
十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此則井田雖不得什一理稍可  
通既古意難知故彼此俱載又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  
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  
無助殷則有助無貢

按田之疆理一成而不可易而五十七百畝不同如是  
則必有改畛涂變溝洫之事故先儒深以爲疑不知五十  
七十百畝者乃授田之實數而以百畝爲一區者乃經界  
之常法二者不相爲謀者也周制一夫授田百畝一區之  
田亦百畝故以一區爲一夫此數之偶合耳若夏殷之制  
則不可以一區爲一夫矣然一區之爲百畝則自若非授

田止五七十者其田之一區亦必以五七十爲斷也  
且周制一夫授田固不止百畝遂人云上地夫百畝萊五  
十畝中地夫百畝萊百畝下地夫百畝萊二百畝此三地  
者計每歲所耕則皆百畝也併萊田計之則皆不止於百  
畝也授田不止百畝而經界仍以百畝爲一區則二者之  
不相爲謀不亦昭然可見乎或謂仁政必自經界始周制  
一夫所授適滿一區故田有定分而豪強不得兼并今謂  
夏殷之制皆以百畝爲一區而授田止於五七十則有  
兩人而共一區者如經界不正何日以百畝爲一區則經  
界已定矣處之得其道雖兩人共之自無兼并之患如必  
泥經界之說則周上地之萊僅五十畝孟子言圭田亦五

十畝餘夫則二十五畝其制若何豈別有零星不井之田

以充之耶

周有萊則夏殷亦有萊夏之下地殷之上中下地併萊田計之皆在百畝之外然則百畝之田

仍一人耕之其萊田有餘於百畝之外則別取一區瓜分而授之然後有數人共一區者如商之上地餘五畝則十人共一區矣一說后稷治田一晦三畝一夫三百畝以殷制言之上地夫二百畝萊一百畝中地夫二百畝萊二百畝下地夫二百畝萊四百畝每二百畝爲田六十六晦三分畝之二言七十者舉成數也上地八家同井中地六家同井下地四家同井趙過代田與周禮易田似異而實同說見後遂人辨其野之土條下算法有方田之術是田形欲其方也古者步百爲畹百畹則縱橫皆百步而其形方矣田之必以百畝爲一區者以此故也

又按有以五十七百畝爲丈尺不同者非也古者以律

生度黃鐘之管無短長則尺度亦無大小尺度之改其起

於古樂失傳之後乎又有謂尺度同而步法畝法不同亦

非也夫尺度旣不可改疆界又不可改則畝法步法皆不

可改何則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此一夫之地縱  
廣皆六百尺也今欲均爲七十畝則當以八尺七分尺之  
四爲一步以廣一步長七十步爲一畝若不改步法則當  
以一步二尺七分尺之四爲一畝若不改步法則當以一  
步二尺七分尺之四爲一畝之廣而仍以百步爲一畝之  
長以截然整方之田而步法畝法皆有奇零不齊之數恐  
商先生之制數度不若是之迂且拙也至夏之五十畝居  
畝之半其勢整齊而易算然以一畝當周之二畝亦太不  
倫况殷不改畝法則夏何必改乎

又按夏經洪水之後天下田少故止五十而貢至殷周之  
世開墾漸多故所授亦以次而增

詩言信彼南山維禹甸  
之論語而盡力乎溝洫



可見前此之田多爲洪水所湮故禹時大加開墾也

又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注徹猶取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

按不釋貢者貢義易明不待釋也又徹與貢同法

說見言後

徹則貢可知徹無公田於私田之中十取其一是私田卽

公田也故謂之徹徹者通也言無公私之別也

徹訓通又訓取訓通

則與助異訓取則與貢同以下貢上謂之貢以上取下謂之徹其實一也

助有公田藉民力以

耕之故謂之助助者藉也藉則有公私之別矣然則徹與

藉正相反徹則不藉藉則不徹此二句非止詰其名義而

已相提並論所以著二法之不同且先言徹而後言助語

雖平列意有抑揚顧名思義助之較優於徹已隱然見於

言外矣

此節先撇去徹法下引龍子之言復撇去貢法而助之可行審矣

又按昔之言徹者其說不一鄭氏謂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引孟子野九一國中什一爲證言周制別無徹法但貢助兼行卽謂之徹又九一爲九中取一什一爲十外取一合之則爲二十而取二故曰通其率以什一爲正此說

與其實皆什一之文不合究未可從朱子謂徹通也均也

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朱子自謂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言耕則通力

而耕收則各得其畝此說尤所未安果爾則經界不必正

而班爵章之農夫五等又何以分焉集註於論語有若章及孟子夏后氏節用

通力合作之說於請

野節則兼用鄭說

又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按上文言徹則不及貢此文言貢則不及徹貢徹同法亦其一證然貢徹雖同法亦自有小異者觀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莫之云者至極之辭也然則二者之間固有稍絀於助而較優於貢者其徹之謂乎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注云豐年從正凶荒則損是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而徹者以年之上下出斂

法此其法之小異者也

穀梁傳曰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

原不必取盈樂歲原不妨多取以樂歲之有餘補凶年之不足適得其平也何至有粒米狼戾及吟吟稱貸之弊乎固知籠子之言乃後世奉行者之過非貢之木法也

又夫世祿膝固行之矣

注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仕居

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膝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闕其勤勞者也朱子集註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膝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又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

助也

注惟殷人助者為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之時亦有助之之制也

按舊解云惟助為有公田對貢而言者也雖周亦助謂周

之徹法與助法同亦有公田也此說不然上文愿言三代

之制而此言惟助爲有公田不得謂專對貢言也如謂徹法與助法同則當云雖徹亦助不得云雖周亦助蓋管論之三代之取於民也其名有三而其制惟二曰井田曰溝洫而已井田有公田溝洫無公田何則九夫爲井一井之田有居中者有在外者有中外卽有尊卑此井田之所以有公田也井田之法專爲公田而設無公田則不必井也若溝洫則十夫並列無尊卑之殊雖欲爲公田而不可得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然則助者井田之法也貢與徹溝洫之法也夫井田始於黃帝三代相繼井田與溝洫蓋各因其制之所宜而並行之國中是也下文野與未嘗偏廢但一王之興必有所改易以示不相沿襲曰貢曰助曰徹或主井田或主溝洫聊異其名以

成一代之制而已。魯之三統迭建而甘誓曰：「怠棄三正，幽風曰：七月流火，是夏未嘗廢子丑之正，周未嘗廢建寅之正也。惟田亦然。」夏小正曰：「初服於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孟子之意以為惟助有公田，貢與徹俱無公田，徹無公田而周詩有「雨我公田」之語，是周於徹法之外兼行助法。可知此節與上世祿一節皆勸滕行助也。當孟子時經界之不正久矣，助與徹皆廢不行。孟子銳然欲行助法，恐聞者或生異議，以為古法不宜於今，故以世祿及大田之詩明之。世祿與公田皆殷制也。世祿既可行，則公田亦可行。況據詩言則周人實兼行助法，今何為而不可行哉？此意甚明，若如舊解則非勸滕行助之意，且果徹同於助則

竟言徹可矣何以一則曰莫善於助再則曰九一而助耶

又使畢戰問井地

注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

按上文孟子但言助與公田未嘗及井地也此忽問井地

者明惟井地始得有公田始得爲助也

又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

注經亦界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集註

經界謂治地均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

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井地有不均賦是故暴君汗吏必慢

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按孟子時井田之法雖已不明然經界猶存但闕爲尋君

汗吏之所慢耳所謂慢者蓋小有侵占與商鞅之開阡陌

不同故因而正之其勢甚易

左傳襄十年鄭子驥爲田廩司氏諸氏侯氏子師氏皆喪

田焉此亦慢而復正者也。大抵孟子此章之意在復古制，非倡爲新法。

也。其言有偏重，重井田處蓋三代之制，雖井田與溝洫並行，仍以井田爲重。古制已然，亦非孟子私意。下文

九一什一圭田餘夫四條皆滕之舊制，但當日廢不行耳。

九一而助亦滕國舊有之規模，益知前雖周亦助，非指徹法。

又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

無野人莫養君子。集註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又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集註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

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

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

按鄭氏謂王圻用貢法，邦國用助法，又謂鄉遂用貢法，采

邑用助法，皆以此節爲據。鄭說見後，後人多不然之。然康



成之說固未足據矣今專就此節論之言九一而助則惟

助爲井田可知言請野九一而助則周兼行助法可知此

爲滕之舊制故也又言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田不必皆井又可知

田不皆井則徹不必與助同而所謂什一自賦者以爲行

貢法也可以爲行徹法也亦可不曰什一而貢亦不曰什

明溝洫之制貢徹所同貢也徹也皆使自賦之謂也

又按或謂孟子此言蓋當井田已廢之後姑就野與國中

分別而爲之制不知井田一廢則不可復矣孟子所以告

文公者豈徒爲紙上空言而已哉或又謂孟子祇就滕言

滕未必列國皆然然此兩句乃正經界之要道何獨宜於

滕而不宜於他國耶或又謂九一什一皆用井田之法野

有公田故九一國中無公田故什一其野與國中之所以  
異則鄭氏匠人注得之夫田之所以必井者以其中之可  
爲公田也無公田何必井下文出入相助數句及通典所  
舉十善卽以遂人溝洫之法行之何獨不可而必井乎

朱子語類

五十

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

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又如五人爲伍五伍  
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皆是五五相  
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  
卻行井牧之法

野與國中之所以異當以此說爲正或謂國中地窄不可井故不井者非也

又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注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

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圭潔也土田故謂之圭田所謂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細土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

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尙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周禮考工記匠人注圭之言珪潔也周禮之士田又疏鄭已下必有圭田及餘夫其文既闕在井田之中則二者亦爲井田之法集註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以厚君子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

按近人解此云圭田五十畝是田百畝而中分之野則分以同井所助之半國中則分以同溝所賦之半餘夫二十五畝是由百畝而四分之四分其一區之田則各助耕君田二畝之半四分其一夫之田則各自賦己田二畝之半此說近是然則圭田及餘夫之田皆從百畝中分析出之以是知五十而貢七十而助初無礙於一區之百畝也

又按此與上講野一節皆正經界之事也

又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

百姓親睦

又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地為一井八家各

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

為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

集註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

按集註云此周之助法此言最妙蓋既非商之助法亦非

周之徹法又非孟子新法前所云雖周亦助者如是而已

穀梁傳宣十五年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

畝公田居一

注出除公田八十畝餘入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入家共一井入百畝餘二十畝家各二畝半

為廬

私田稼不善則非吏注非責也吏田畷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

公田稼不

善則非民

注民勤私也

又古者公田為居井釐意非盡取焉

注損其廬

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  
種椒桑以備養生送死

漢書食貨志上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  
界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  
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  
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

公羊宣十五年注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  
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  
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  
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費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  
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  
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

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  
遺廬舍種桑荻雜菜菘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蠶呼女上蠶  
織老者得衣帛馬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  
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  
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  
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瘠塲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  
易居財均力平兵車案定是謂均民力疆國家

通典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  
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  
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  
更守七則出入相同八則嫁娶相媒九則有無相貸十則疾

病相救是以性情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均則欺陵之路  
蹇親則闕訟之心弭詩小雅甫田疏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  
子爲明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云云其言取孟子爲說而失  
其本旨由是羣儒遂繆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  
之注孟子朱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  
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  
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  
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  
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  
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人私矣則家別私有百  
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

按一井之中私田八百公田百畝故謂之九一今言八家  
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十外取一矣明明與九一而  
助不合孔氏謂之殷制是也詩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  
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以中田爲田中猶以中谷爲  
谷中中林爲林中不得以中田爲公田中田對墾場而言  
墾場者田之畔也  
則中田者此廬在私田之中亦不必有二畝半之地也  
田之中也

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

畛百夫有澗澗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

路以達于畿

注遂溝澗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  
溝倍之澗倍溝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

以通車徒于闕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澮容乘車一軌道容  
二軌路容三軌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  
畝國之則遂從溝橫澗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以至於畿  
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疏遂人所掌卽六遂之中爲



溝澮之法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隔爲一夫十夫則於首爲橫溝十溝卽百夫於東畔爲南北之澮十澮則於南畔爲橫澮九澮則於西畔爲大川此川亦人造雖無丈尺之數蓋亦倍澮耳此川與匠人澮水所注川者異彼百里之闢一川謂大川也詩周頌噶嘻疏遂人注所言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遠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亟

又考工記匠人爲溝澮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

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

注古者耜一金兩

日脈畝上口伐伐之言發也畝畝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地遂者夫開小溝遂上亦有徑疏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彼雖爲溝澮法夫則與此同也遂人云夫開有遂遂上有徑彼溝澮法此井田法雖不同遂在夫間遂上有徑則同彼鄭云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澮澮澮九澮而川周其外以彼遂在夫間故以南畝遂則縱矣此云田首倍之爲遂以南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畝圖之遂卽橫也

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澮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

尋深 勿謂之澮

井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

公臣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疏夫田之法賦縱遂橫溝縱澮橫澮縱自然川橫其夫開縱者分夫闢之界耳無專達於川各載其名注達猶至也謂澮直至於川復無

按遂人云十夫有溝小司徒及匠人云九夫爲井一則十

夫並列一則九夫聚列二法不同康成以遂人爲溝澮之

法小司徒及匠人爲井田之法井田之法助法也溝澮之

法貢法也

亦卽微法

其說殆不可易後人疑古之田無不井者

遂欲合遂人匠人之制而一之此支離之說所由起也今

試取遂人匠人之文兩兩相比則其異自見遂人自十夫

至萬夫凡四等匠人自井至同凡三等以司馬法言之又

有井十爲通成十爲終則五等其與遂人之四等必不可

合也遂人十夫有溝溝在十夫之外匠人井間有溝溝在

一井之外其制大同小異遂人之溝橫互兩端匠人之溝

在其間就一井言之則溝環其四面環繞就兩井言之則溝

外成之澮同之澮其制皆然若百夫有澮與成間曰澮

則疏數相懸矣遂人之制遂縱溝橫澮縱澮橫或遂橫溝

縱亦匠人則溝澮澮皆有縱有橫買疏非是而川為自然

之川不在縱橫之列遂人之川亦自然之川也但遂人是

與川隔絕耳買疏以遂遂人夫間有遂九遂而當一溝九

澮而當一澮九澮而當一澮九澮而當一川計萬夫之地

九為澮九十為溝匠人亦夫間有遂九夫為井其寘遂也

九百為遂九千兩縱兩橫而溝澮之方十里為成其為溝也九縱九橫而

澮環之方百里為同其為澮也亦九縱九橫而澮環之計

同之地爲澮者四面各一爲澮者縱橫各九  
爲溝者縱橫各九百爲遂者縱橫各三萬 凡田形皆欲

其方然遂人之十夫闢百步長千步其形不方積而至於  
百夫然後方千步又積而至於萬夫然後方萬步是因長  
以見方也若匠人之九夫爲井十里爲成百里爲同皆就  
其方者言之蓋惟遂溝澮澮各有縱有橫夫閒爲遂而屋  
閒亦爲遂井閒爲溝而通閒亦爲溝成閒爲澮而終閒亦  
爲澮此所以但言井成同而不言屋通終也細繹經文其  
制昭然本無可疑今論者必欲合而一之無論以十夫爲  
九夫終屬牽強卽以匠人之三等配合遂人之四等何異  
以方鑿入圓柄乎遂有謂九十澮而通一澮者無名氏六  
經奧論  
而溝澮之制紊矣要之古之田制不必皆井孟子言請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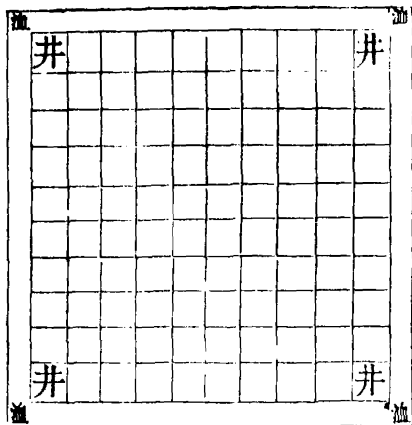
九一而助國十什一使自賦此勝之舊制亦周之舊法遂  
人之十夫有溝卽孟子之什一自賦所謂周人百畝而徹  
者其法如此明乎此則遂人之異於匠人又何疑焉

附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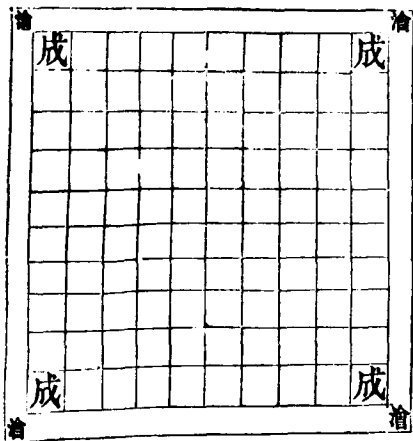
九夫爲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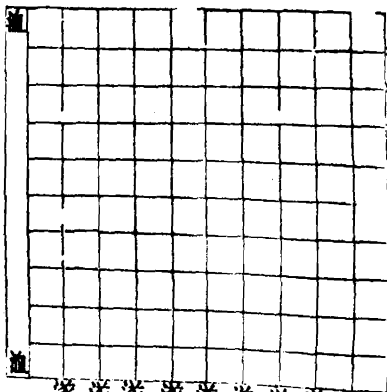
方十里爲成圖



圖同爲里百方



百夫有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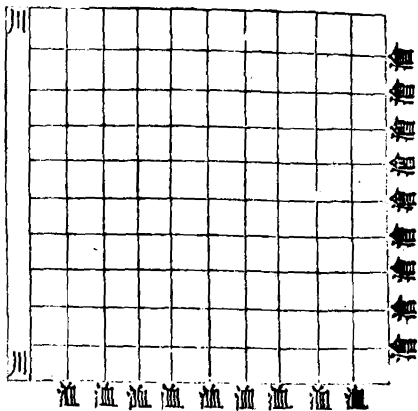
隄隄隄隄隄隄隄隄隄隄

遂遂遂遂遂遂遂遂遂遂



皇朝地理考卷之二

萬夫有川圖



又注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

無公田

疏按載師職云從國中園廛二十而一及甸稍縣都無過十二皆據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夏之貢法云

司馬法者按左氏杜服所引司馬法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論語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成方十里上十人徒二十人並據鄉遂之外及采地法未見鄭注引證周之畿內之事非鄭虛言但餘僭所不見

耳

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

田不稅夫

疏詩云雨我公田公田是助法春秋初稅畝亦是助法論語云盍徹乎是天下之通法故總云助法

不稅夫也

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筋者借民之力以治公

田又使收斂焉

疏皆取孟子爲義也

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

且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

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食暴稅民無斂周之畿內稅有輕重

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

疏謂郊外用助郊內用貢

孟子云野

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

疏上云畿內畿外

天子總天下大判而言此既引孟子野與國中不同是細而分之邦國亦做天子異外內也

又地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

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凡稅斂之事

注此謂造都鄙也采地鍾井田異於釋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

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屬舉者也元謂隴泉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面當一是一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地事謂農牧衛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繅役也

春秋成元年作邱甲

左傳疏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故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四井爲邑

四邑爲邱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匹爲甸

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甸即乘也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是故以甸爲名此一乘甲兵甸之所賦今魯使邱出甸賦乃

四倍於常歲其  
重故書之也

左傳昭四年鄭子產作邱賦

注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

賦田賦在哀十一年

注哀十一年注云邱賦之法因其田

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然則此與彼同賦斂家資使出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是一邱出兩邱之稅

又襄三十年子產使田有封洫

注封疆也洫溝也

廬井有伍

注廬舍也九夫

爲井使五家相保

又取我田疇而伍之

注並畔爲疇

小司徒注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

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

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

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

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疏井十爲通者一成之內一行十井據一成一畔通頭故名爲

通通爲匹馬者十井之內井有九夫十井爲九十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唯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三十夫受六十夫之地惟三十家使出馬一匹故云通爲匹馬云土一人徒二人三十家出三人土謂甲士徒謂步卒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外內有異故也十成爲終者同方百里之內十行行別十成據同一畔終頭而言十終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爲同

同故名百里爲同

漢書刑法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注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賦斂財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上三人卒七十二人千戈備具是謂乘馬

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

注李奇曰提舉也  
肆四封之內也

除山川沈斥城

池邑居圍閭衛路三千六百井

注臣瓚曰沈斥水田爲鹵也  
如澗曰衛大道也師古曰川

謂水之通流者也沈謂居  
澤水之下也斥鹵鹵之地

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

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

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

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

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

稱萬乘之主戎馬軍徒干戈素具

月體考工記匠人注三夫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

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

方八里出田稅絲邊一里治溝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

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 又地官小司徒

注井田之法備於一河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

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

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

田稅入於王

詩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傳甸治也 箋信子號南山之野治而甸甸

之

疏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

甸其田也且井邑邱田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闢焉今

以周之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甸甸之非其義也然

則鄭謂禹亦甸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

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云禹盡力乎溝洫

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皋陶謀賦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

專達於川同也是則邱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

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禹

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

禾及邱甸之也故鄭以爲禹治而邱甸之

按小司徒邱甸之法與匠人成同之制二者之所以異班氏鄭氏各自爲說班氏謂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若是則成同之中固兼有山川城郭乎鄭氏謂成中六十四井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同中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治洫三千六百井治洫若是則緣邊之田皆無公田乎且經言四甸爲縣而鄭氏則以四成爲縣經祇言四縣爲都而鄭氏則又推言四都恐皆非經意然則邱甸成同何以有異曰當以經爲斷小司徒日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匠人曰匠人爲溝洫是邱甸者賦稅之法成同者溝洫之制也各有所當不得強爲牽合

大司徒制地域以其室數制之蓋邱甸者室數



之名而田疇之伍亦準此耳夫班鄭所據者司馬法也此書乃齊威王

時所作在諸侯去籍異學爭鳴之時所言制度多不足信

觀其一則曰甸出長轂一乘左氏杜服所引一則曰成出革車一

乘論語馬鄭所引其於成也一則曰士十人徒二十人小司徒一注引

則曰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鄭論語一書之言而自相

矛盾若此果足以爲據乎

周禮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

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注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鄙鄙所居也城郭之宅曰室詩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以其室數制之謂制邱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溝故家二百晦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晦

又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  
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  
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注萊謂休  
不耕者鄭  
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  
此田也廛居也楊子雲有田一廛謂百晦之居也元謂廛城邑  
之居孟子所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六遂之民奇受一  
廛上地猶有萊皆所以饒遠也疏餘夫奇別更受廛備後  
離居之法

按趙過代田先儒謂與周官易田不同然亦似可相通試

以代田言之上地每一畝耕兩畝萊一畝中地每兩畝耕

三畝萊三畝一耕一  
萊相間下地每一晦耕一畝萊兩畝則與周

禮易田之數未嘗不合蓋周禮特總計其數耳非必一夫

之地耕則俱耕萊則俱萊也

左傳襄二十五年楚蔣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注庀治疏庀

具數甲兵注閱甲午蔣掩書土田注書土地度山林注度量山

共國鳩數澤注鳩聚也聚成穀澤使民不得辨京陵注辨別也

用大阜日陵別之表瀉鹵注瀉鹵竭薄之地數疆涼注疆界有流

以爲冢墓之地表瀉鹵注瀉鹵竭薄之地數疆涼注疆界有流

其租規偃豬注偃豬下溼之地町原防注廣平日原防隄也

地則爲牧隰泉注隰泉水厓下井衍沃注衍沃平美之地則加

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疏自度山林以下至此

有九爭賈遠以爲賦稅差品其注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

而富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富一井也京陵之地

九夫爲辨七辨而富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富一井也偃豬之地九夫爲

規四規而富一井也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富一井也

泉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富一井也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

爲井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鄭元云隰夫之

地云云是之謂井牧是鄭賈同此說也按周禮所授民田不過

再易唯有三當一耳不得有九當一也山林藪澤京陵偃豬本

非可食之地不在授民之限雖九倍與之何以充稅而使之當  
一井也且以度鳩之等皆爲九夫之名種傳未有此目故杜不  
用其量入修賦注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疏僂猶  
說京陵無物可入而言九土之所入者總言之賦  
車籍馬疏賦與籍俱是稅也賦車兵注車兵徒卒注步甲籍之  
數注使器械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周禮夏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  
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千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  
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注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  
如六筵矣鄭司農云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  
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  
多

又地官載師以廩里任國中之地以揚國任國地以宅田士田  
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賈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

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  
之田任疆地注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  
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  
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  
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百里爲  
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百里爲都杜子春  
爲遠郊元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  
也廛樹果蕪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  
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  
草茅之臣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  
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  
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  
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  
百里其上下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  
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  
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  
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  
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耳

又注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

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疏據二十四萬夫除十廩里也五萬夫故餘九萬夫也廩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土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實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疏九者未必各整萬家以大抵九者亦有不易一易再易各爲萬家解之據整數而言耳其中相通而各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疏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農人定受田十二萬家也疏六鄉七萬五千家此九者二夫爲一夫九萬爲四萬五于添七萬五千爲十二萬夫疏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

口受田如此

疏遂人云夫一廩田百畝餘壯亦如之是其餘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孟子

餘夫是年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  
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  
疏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一夫

口乃富農夫一人  
上云半農人是也其家內無丈夫餘家口

不得如成人故五  
今餘夫在遂地之中  
疏謂百里內置六鄉

口乃富農夫一人  
夫為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

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  
受田 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甸

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  
疏王畿千里  
總計百同已

取四同為百里內除四同三十六萬夫  
城郭宮室差少涂巷  
故餘為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也

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  
疏案  
張選

同注十入分之十三率之何謂寡答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  
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

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

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

富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據此

則六面存一指六夫受十三夫地而言今言城郭少涂巷狹

者鄭意通郊外有萊五十畝故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  
言於城郭少涂中出此萊地焉

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

家也疏以上地有萊五十畝故三夫受六夫半六夫受十三夫矣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為

六遂餘則公邑疏三百里已外封三等采地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計其六遂家數與六鄉相似但六鄉之內餘地有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餘地為公邑也

但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若東都地中言之東面雖有平地至於三面山林雜有今郊所計雖三分去一豈有二分平土乎

且六鄉之民猶可以數計之其九等之地豈各萬夫為定乎

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為算法耳

又凡任地國宅無征開廬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潁林之征二十而五注征稅也言征者以共國

政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賦稅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國廬亦輕之者廬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墾場有瓜

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墾場有瓜



書益稷子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轉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澮畎深之至

川亦入海疏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

論語泰伯禹吾無閒然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澹

詩周頌噫嘻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傳私民田也言

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箋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開有送云云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

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川之閒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

左傳哀元年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注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疏杜解牧隰皋

雖與鄭異其授民田二而當一理亦宜然計方十里爲方一里者百方一里有九夫之田則十里容九百夫也其一百夫授上

地不易者其四百夫授一易二而當一則得爲五百人矣

大戴禮夏小正正月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

田而後服其田也

禮記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注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

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

又夫圭田無征注夫

也周人自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

也征稅也孟子曰鄉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

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

句上注謂餘夫圭田孟子滕文公章

皆不當征賦稅也

詩大雅公劉度其隰原徹田爲糧

傳徹治也雙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

兩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疏如孟子之言夏曰貢周曰徹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

侯而言徹者召公以周之世上論公劉遂以周法言之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故也集註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

公蓋因而修之耳

論語顏淵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徹乎注鄭曰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

也注孔曰二謂什二而稅疏舊法既已十取其一矣宣公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哀公曰

二百者

不足

按周制助徹兼行而有若專言徹者徹爲時王之制尤所

宜遵且言徹則助該之矣非謂徹法同於助也

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

左傳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

足遂以爲常故曰初

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籍

注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

民力而治之

以豐財也 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

而稅也

注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

初稅畝何

以書讓何讓爾讓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

注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

民自取其

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

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殺

梁傳古者什一

注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以其五口父母妻子也又受田十畝以爲公田公田在內私田在外此

夫一歸爲耕 藉而不稅 注藉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百一十畝 疏徐邈曰藉借也謂借民力治公田

不稅民之私也 觀范之注以藉爲 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試藉理亦通從徐之言義無妨也

履畝十取一也 疏徐邈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也 以公之與民爲已悉

矣 注悉謂盡其力

按初稅畝先儒皆以井田言之其實周制井田與溝洫並

行稅畝者井田則公田之外履畝十取一溝洫無公田則

履畝十取二耳

詩小雅信南山我疆我理 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疏疆

州九州向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

者爲之大理也理 南東其畝 傳或南或東 集傳訕壘也長樂

者定其溝塗也 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矣

左傳成二年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使齊之封內盡東

其畝

注使蠻畝東西行

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注疆

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按物猶相也物土之宜謂相其土之所宜也儀禮既夕曰冢人物土昭三十二年傳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注或南或東從其土宜

今吾子

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

注晉之伐齊循壘東

易行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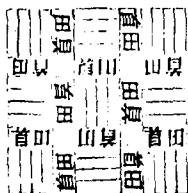
按集註所引劉氏之言溝洫與井田皆可用但溝洫則萬

夫之中其畝縱則俱縱橫則俱橫井田則一井之中其畝

縱橫相開賈氏匠人疏乃謂井田之遂有橫無縱其縱者

分夫間之界耳由其不知縱橫相開之法故有此誤

井田東南其畝之圖



南東其畝猶言衡從其畝耳不言衡從而言南東者南東有定位而衡從無定形故也如此圖正視之則中央與四角爲從而四旁爲衡橫視之則中央與四旁爲從是無定形也然井田之從橫雖無定形而錯綜相形猶得見其爲一從一橫若溝洫則萬夫之中從則俱從衡則俱衡併無錯綜相形之勢尤不可以衡從言矣衡從雖無定形而南東自有定位意古者井中之公田皆爲南畝以示尊君之儀歟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二十八終

仁和葉維幹校  
上海范本盧

皇清經解續編

南菁書院

頑石廬經說四

德清徐養原新田著

禘祫辨

予慨夫世之論禘祫者紛然無所折衷也故獨以大傳及曾子問爲據闢鄭王大小之妄正杜孔無祫之謬糾小戴時祭趙氏追祭之非作禘祫辨

春秋左氏經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社公

注三年喪畢故新死者之

主於廟廟之筵主當遷入祫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闕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讓疏傳三十三年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祫祫而作主特祀於主烝膏禘於廟禘祀爲吉祭說喪事而言禘知禘是喪終吉祭也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爲禘也遠主初始入祫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爲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禘吉禘于社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

傳吉禘于社



公速也

僖三十三年疏釋例曰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節如例所言除喪卽吉禘遂以三年爲常則新君卽位二年而禘五年又禘八年又禘僖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得三年之常期也按元年夫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禘耳而得八年禘者哀姜喪畢不爲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計閔公之喪數之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計非禘年而爲禘者釋例曰禘于太廟禮之常也各于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于襄公亦其義也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唯書此數事祭雖

得常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如杜此言昭十五年雖非禘  
年用禘禮故稱禘也鄭元解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杜解左  
傳都不言禘者以左傳無禘語則禘禘正是一祭故杜以審  
禘昭穆謂之禘則其更無禘也劉炫云正經無禘文唯禮記  
毛詩有禘字耳釋天文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禘  
大於禘焉得稱大乎

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

注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禘疏春秋  
說文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案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從此  
以後二年一禘數則十一年禘十四年禘十七年禘二十年禘  
二十三年禘二十六年禘二十九年禘三十二年禘三十五年禘  
也若作五年一禘數則從僖公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  
十三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三年禘文五年禘則文二年非禘  
年故知此年大事爲禘矣若然僖二十三年並爲禘禘何得下  
傳云五年而再殷祭者蓋爲其初時三年作禘五年作禘大判

言之得言五年而再殷祭其間三五參差隨文而下何妨或有  
同年時乎知非禘與禘相因而數為三年五年者若從僖八年  
禘十一年禘十六年禘十九年禘數之至僖三十二年禘文公  
二年禘亦相當但於五年而再殷祭之言不合故不得然按  
五年而再殷祭猶言五歲再閏也疏中論三年五年前後兩說  
俱謬又三年五年當以新君喪畢之年起算不得併先君之年  
而通計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注

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台食于太祖五年而

藏其主于太祖廟中再殷祭注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

再殷祭祭也禘猶合也禘猶禘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

特禘諸侯神則不禘禘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禘其高祖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

著禘嘗禘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台祭于

太祖疏禘必在秋故連嘗言之然周之八月夏之六月

太祖而云著禘嘗者蓋月御節前已得立秋之節故也

禮記喪服小記禮不王不禘注禘謂祭天又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

祖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疏王者夏正禘祭其

先祖所從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也外而立四廟注  
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高  
祖以下與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  
始祖而五庶子王亦如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

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

大祭曰禘白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

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若則靈威仰亦則赤熛怒黃則含

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茲特

尊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汎諸侯及其太祖注太祖受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

干祿及其高祖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

儀禮士虞記始虞曰哀薦祿事注始虞謂之祿事者主欲其祿

公羊傳文二年云大禘者何合祭也合先君之主於太廟但三

虞卒哭後乃有禘祭始合先祖今始虞而已盲祿者鄭云以與

先祖合爲安故下文云適爾皇祖某甫是始虞預言禘之意也

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曰嘗冬曰烝

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祠夏日禘以禘爲殷祭詩  
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疏此云  
春禘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爲禴從此爲正祭義  
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改爲禴故  
畧又天子植禘禘禘嘗禘烝注禘猶一也禘合也天子諸  
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  
祭而後禘凡禘之歲春一禘而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  
改夏祭曰禘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  
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疏按僖公  
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於禮少四月未  
得喪畢是喪畢當禘諸侯既爾明天子亦然禮緯云禘禘禘嘗  
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爲一禘祭是後因以爲常經云禘禘禘嘗  
禘烝天子位尊故先爲大禮也諸侯嘗禘烝禘諸侯位卑取其  
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因已前之制云魯禮三年喪畢  
而禘於太祖者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八月大事  
於太廟於禮少四月文公應合二年十二月而禘太祖廟也是  
新君卽位之二年而云三年喪畢者通死君之年爲三年云明  
年春禘于羣廟者以僖公八年禘于太廟宣公八年禘于羣廟  
于太廟有事禘也僖公八年禘于太廟宣公八年禘于羣廟按閔  
五年也前禘當三年今二年而禘故云明年春禘于羣廟按閔  
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

丁表公禘皆各就廟爲之故云羣廟自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內內爲股祭故鄭神禘志云閏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禘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諸侯禘禘注五明禘一禘爲禘新君三年爲禘皆禘在禘前禘禘注五明禘一禘一禘注下天子也嘗禘烝禘按此經所謂禘乃時祭之禘非股禘也禘與禘正相對鄭說殊可曲不

附王制疏其禘禘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爲大禘爲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大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而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爲正逸禮不可用

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禘祭  
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  
也謂比四時爲大也故孫炎等注爾雅皆以禘爲五年一大  
祭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  
傳無禘文然則禘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  
祖謂之禘鄭康成禘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禘謂祭於始  
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  
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  
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  
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禘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  
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

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

禮記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廟諸侯與去其國與禘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疏天子禘祭則迎六廟之主今唯舉諸侯言故謂之禘若天子則必言禘矣下言天子嘗禘是也

禮記祭統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

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

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疏禘祭在秋大嘗禘祭在夏

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注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

禘禘一也唐孔氏曰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



謂之禘

天子之禘未嘗不合集羣祖諸侯之禘未嘗不序昭穆互文以見義耳

此言良是先

儒既不知禘禘之同遂無以辨禘禘之異今列其說而詳

辨之春秋閔公二年經書吉禘于莊公僖公三十三年左

氏傳云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襄公十六年晉人答穆叔

云以寡君之未禘祀是皆以喪畢言之故康成元凱以禘

禘爲三年喪畢之大祭蓋嗣君卽位三年之喪既畢遠主

將遷新主將入嗣君於是又初行廟享之禮其不可以四

時常祭行之明甚然則喪畢而祭先行禘禘之禮雖微鄭

杜言吾固知其必然惟禘之異於禘則未有得其說者鄭

氏謂喪畢而禘禘之明年乃禘自爾之後率五年而再殷

祭一禘一禘禘大而禘小劉炫非之曰釋天文云禘大祭

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禘大於禘禘焉得稱大乎劉氏之  
駁甚快而王肅孔晁輩又謂禘大禘小蓋鄭氏說本公羊  
而不得其解王肅孔晁則不從公羊而別爲之解皆非也

夫公羊雖後於左氏比之漢儒猶爲近古其說必有所授  
未可非也穀梁之說亦與公羊同  
可見其說有自來矣然其言曰大禘者何合

祭也

大禘對四時之禘言王制禘禘  
禘書禘烝此時祭之禘小禘也

其合祭奈何毀廟之

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  
祭第言大禘不言大禘又上言大禘下言殷祭是殷祭卽

大禘也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再大禘也何嘗有一禘  
一禘一大一小之別哉杜氏曰喪畢而禘遂以三年爲節  
孔氏謂杜解左傳都不言禘以左傳無禘語禘禘正是一

祭果爾則禮記云不王不禘亦得云不王不禘乎其說又  
不通矣或曰禘卽時祭之一戴記有明文焉詩稱禴祠烝  
嘗乃武王時詩在周公制禮之前而周官晚出因詩言而  
附益之不得執彼疑此

四明萬  
氏說

不知王制祭統禘在夏郊

特性祭義禘在春其說先已不同明堂位旣言季夏六月  
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言夏禘秋嘗冬烝將旣禘又禘  
耶抑卽以禘爲禘耶蓋自周末文勝諸侯四時之祭有僭  
用禘禮者儒生習見時事數典而忘其祖故各自爲說信  
禮記而疑周官可乎

有時祭必更有殷  
祭說見後郊社篇

夫禘祭原不在時

祭之外祭統曰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蓋以大禘禮行之於  
嘗則謂之大嘗禘曾子問曰天子嘗禘中庸亦言禘嘗之

義穀梁傳曰著禘嘗然則禘祫必於嘗歟然謂禘祭不在

時祭之外則可謂禘祭即時祭之一則不可

王制云天子禘祫禘祫

嘗祫烝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諸侯祫禘禘一禘一禘嘗祫烝祫毛萇詩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公羊文二年傳何休注云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禘祫則不嘗三說不同王制最舛謬殆不可解然毛何之說亦未爲是且王制以特字對祫字義訓甚明而毛何以兼字解特字殆不可也當云天子禘則不嘗諸侯祫則不嘗蓋天子之禘與諸侯之祫皆行之於秋禘祫是殷祭嘗是時祭於殷祭之年即以殷祭代時祭而不復舉時祭之禮耳若夫唐之趙匡則以禘爲追祭帝嘗以

后稷配之其說本諸小記大傳而不察其文義也案喪服

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大

傳亦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

祖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詳味二文乃專

為廟制言也蓋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小記所

謂祖者謂文武也祖所自出則后稷也記但言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朱子謂禘者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恐非記意后稷太廟居中文武世

室列於左右有配之之象焉更立高曾祖禰四廟是為七

廟大傳本小記而刪去立四廟一句然所謂及其太祖于

禘及其高祖者正隱對立四廟言之及者從下而上之辭讀大傳此節須將立

四廟句作主腦前後託意乃明蓋天子以始有天下之君為祖以祖所自

出為太祖故既有太廟又有二世室諸侯即始受封之

君為太祖不追其所自出太公出于四岳齊不以四岳為太祖秦仲出于伯翳秦不以伯

翳為太祖亦不復有配之者則祇有太廟而無世室是以止於

五廟大夫亦得及其太祖而其下乃不得具四親廟惟有

大事省于其君則禘及其高祖然亦但可于禘干之爲言  
空也謂有壇墠而無廟也其有廟者不過太祖及一昭一

穆三廟而已

廟之有五此禮之正說見下篇天子之隆於諸侯者在於始有天下者之上更推其所自

川以爲太祖也大夫之殺于諸侯者在於始爲太祖記者之下高曾二主卽寄於祖廟而無高曾二廟也記意

本自昭然今如趙氏之說以祖爲后稷以祖所自出爲帝

畷且不及羣廟之主則小記所謂立四廟大傳所謂諸侯

及其太祖大夫于禘及其高祖者何以稱焉

吳幼清因此遂以立四廟

句爲然則禘禘之異果安在乎曰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則

諸侯以下不得稱禘矣又曰大夫于禘及其高祖則大夫

之禘猶天子之禘矣曾子問曰禘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

王諸侯二昭二穆故曰四廟是諸侯亦稱禘矣吾謂禘禘

皆股祭也天子曰禘諸侯以下曰祫

廟制辨

予於禘祫篇中畧及七廟五廟之說因詳言之亦可與禘祫之義相發明也

儀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唐張齊賢言太

祖卽始祖以白虎通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鄭注詩序太祖謂文王之說謂皆不指祫祭之太祖今按以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其說固非然謂始祖卽太祖恐亦未是始祖謂始有天

下始有國之君也太祖廟號也諸侯卽以始祖爲太祖天子則以始祖所自出爲太祖文王武王周之始祖也后稷文武所自出也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

王武王之祫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注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

大夫三廟

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

注太祖別子始爵者

士一廟

注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

師者上士二廟 疏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故晉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

中下

庶人祭於寢

注寢適寢也

禮記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祫有二祫享嘗乃止去祫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



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

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注俟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

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

壇所禱謂後還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道

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

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則矣唯天子諸

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

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

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

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

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疏遠廟爲

祧者違廟謂文武廟也文武並在應遷之例特爲功德而留故

謂爲祧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者昭之遷

主其數雖多總合藏武王祧中穆之遷主德合藏文王祧中故

鄭注周禮守祧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於文武

之廟鄭必知然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

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是毀廟在太廟祫乃陳

之故知不啻以下先公遷主藏於后稷廟也文武二廟既不毀

則文武以下遷主不可越文武上藏后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

廟也此蓋主所藏曰祀者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  
曰祀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受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  
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  
魯公於時冠於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也云享  
嘗謂四時之祭者以四時之祭秋嘗物之備具故特擊享嘗以  
明四時之祭此經祖禴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禴非鄭義故異義  
駁鄭所不用云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者案王制云大夫  
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大祖卽是大夫之祖考既有祖考  
明應遵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大夫若  
無祖考祇得立曾祖與祖及父三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

禮記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注此二廟象周

有文士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疏

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

左氏穀梁作太室

傳世室者何魯公

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

注少差異其下者所以尙尊周公

按成六年立武宮是武公之廟不稱世室

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

室也世世不毀也穀梁傳大室猶世室也

周禮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注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

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疏按聘禮云不勝先君之祧既拊以俟諸侯無二祧先祖之主皆藏於太祖廟故名祧若然后稷廟藏先公不名祧者以太祖廟名又文武已名祧故后稷不名祧也按后稷之廟亦可名祧蓋后稷與文武二廟皆得稱祖考廟皆得稱遠廟則亦皆得謂之祧也又疏大王王季之主不可入文武祧亦當藏於后稷廟也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幾不得爲祧然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按周之廟制自昭王以前五廟而已至共王乃備七廟然七廟之數雖備于共王而七廟之制則定于周公數必以漸而增制則可以預定也又疏按孔君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廟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奄八人何以配之明其義非也

前漢書韋賢傳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祭義曰王者禘其

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

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

按祭義所言正是周制此云不立廟非也小記言王者禘其祖所自出

王者猶言天子非始受命之王也周之廟制定於成王周公成王卽王者也立親廟四親

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又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

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  
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  
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按毋逸言祖甲恐非太甲且無太宗之號散說殊鑿繇是  
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或說天子五  
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  
尊德貴功之意也

禮記王制疏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

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鈞命決云唐堯按堯當作虞

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

周六廟至子孫七按堯舜皆始受命之君故立五廟禹與堯同出黃帝故不立始祖廟但四親廟而已

已緯書之言本無所據蓋想當然語耳殷六廟者以成湯爲  
世室也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此書晚出蓋王學之徒爲造

以於武鄭氏不足信呂鄭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鄭七

氏春秋作五世之廟鄭七說語之下制喪服小記明堂位而皆合鄭七必授禮緯及守祀爲據反滋後人之疑

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主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

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遠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按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云大夫三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祖考無廟二說不同如必以經之正文爲不可違則二說者皆經之正文也將兩從之乎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畧如此不能具載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蓋曰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

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  
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  
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虛  
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  
周也漢書韋元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  
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爲七廟又張融謹案  
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  
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按  
祧八人恐是每人主一廟又一人總領七廟故八  
人耳若姜嫄廟自有女祧在未足爲周七廟之證曾子問孔  
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  
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



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說爲枝葉章元成石渠論  
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元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  
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  
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  
不別其義非也按孔氏云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此仍是  
王肅之見也夫一姓代興必有受命之主猶  
諸侯之有始封之君大夫之有別子其廟皆應不毀不係乎  
功德之崇卑也假使暴秦師古制而立廟則始皇之廟亦應  
在所不毀此夏后氏郊鯀之義也疏但知高祖之祖父不當  
立廟而未明文武二廟所以不毀之故則仍無解於尊卑同  
制之嫌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  
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  
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  
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註云周

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圍亞圍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朱子中庸或問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所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祫王季遷而武王祫至康王時

則太王祫文王遷而成王祫至昭王時則王季祫武王遷而

康王祫自此以上亦皆立爲五廟而祫者藏於太祖之廟至

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祫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

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祫而爲六廟矣至其王

時則武王親盡當祫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

謂之武世室

按文武二廟之不毀與廢三宗不同朱子此條須善會不善會則諸儒之說何異乎劉歆不免

貽孔疏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之失

於是康王遷穆王祫而爲七廟矣自是

之後則穆之祫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祫者藏於武世室而不

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卽增立二廟

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

按此說不知何本考劉歆議中全無此意卽王肅以

高祖祖父爲二祫亦未必謂武王克商卽已如此若必謂王者有天下之初卽備七廟則諸侯受封之初須備五廟亦思

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當受封之初能備五廟乎據禮記  
疏則先儒曾有因左傳之文謂高圉亞圉之廟不毀者然則  
二圉正與三宗一例乃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  
不毀之廟非遞遷之廟

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

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  
歆愚亦意其或然也趙順孫纂疏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

廟又何別乎按趙氏之說與王肅同蓋以文武二

世室爲非常廟之數則常廟惟五眞與諸侯無別矣  
殷廟六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父昭子穆兩兩相對殷

間不可周廟七殷廟六者契爲太祖成湯爲世室及四親  
考矣

廟也周廟七者稷爲太祖文武爲世室及四親廟也其藏

祫主之法則鄭注守祿云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

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至祫嘗祫烝之時則文武及四親廟

之主各以昭穆升食太祖廟若大禘則毀廟與未毀廟之  
 主皆合食于太祖焉周之廟制如此或謂七廟當以高祖  
 之父高祖之祖為二祫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是為三昭  
 三穆文武二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吾竊以為不然為  
 此說者自王肅始而先儒以為出於劉歆蓋以肅之言與  
 劉歆相似也而不知劉歆初無此說當歆時廷議欲毀武  
 帝之廟故歆以為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孝武皇帝功烈如  
 彼其廟不宜毀耳其議但援殷三宗為證絕不及周之文  
 武肅乃以三宗比文武夫殷之三宗但聞稱宗不聞立廟  
 即使立廟亦是殷制周未必然韋元成曰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歆言宗無  
數則大門之內豈能預留餘地以處之若宗廟異處則昭穆不序故祖功宗德之說亦難盡信春秋成六年經書立

武宮服虔曰爲寧之職武公以求勝故立武宮定元年  
平王于廟于煬公立煬宮此卽祭法所謂壇墀有禱焉祭  
之者也雖名爲宮實不立廟又宣十二年楚莊王祀于河  
作先君宮以告成事是古人固有偶因一事而立先君之  
宮者既事則毀之非遂以此爲不遷之廟也故經書立武  
宮不書立武世空傳稱立煬宮不稱立煬世室且楚之宗  
廟在郢而楚上所作之宮  
地在河上其非立廟可知且僭人必以其倫三宗守成之

主猶周之成康宣王也文武開創之君猶殷之成湯也不  
以成湯比文武而以三宗比文武可謂僭得其倫乎蓋文  
武之廟之不毀以其爲開創之君耳凡開創之君其廟皆  
不毀是正法非權禮不得以殷之稱宗不可預爲設數者  
比也肅以高祖之祖父爲祿不知廟制與服制及宗法相  
表裏以言乎服則四世而窮以言乎宗則五世而遷此禮  
達乎上下不以天子諸侯而有異準此則親廟亦不得有

加乎四廟之外

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當如是七廟

五廟亦止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程子此言是廟制定論然則

親廟性四不得有六明矣故祫廟以一爲正其數可增而不可減親廟

以四爲正其數可減而不可增

大夫一昭一穆合四主爲二廟也士則併四主於一

廟廟雖遞減而高曾祖廟之主未嘗減也天子親廟與諸侯同其隆於諸侯者

在祫廟大夫祫廟與諸侯同其殺於諸侯者在親廟義各

有當何必專以親廟之隆殺爲隆殺乎又肅解祫字其義

未確當以鄭說爲是按祭法於天子稱遠廟爲祫諸侯以

下俱不言有祫蓋蒙上天子之文也肅旣言天子祭高祖

祖父又以高祖祖父爲祫其意若曰祫者遠也以其爲高

祖祖父故謂之遠廟以其爲遠廟故謂之祫然則諸侯以

下不祭高祖祖父卽無遠廟無遠廟卽無祧而聘禮何以云不腆先君之祧左氏何以云其敢愛豐氏之祧豈皆僭用天子禮耶鄭注守祧云遷主所藏曰祧此祧字確義也又注祭法曰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是廟之爲祧因遷主得名遷主藏於遠廟故遠廟爲祧遠廟者太廟世室之通稱也祭法二祧疏第以文武二廟當之非是祭法言天子七廟自考廟至祖考廟僅得其五然所謂祖考廟已兼后稷及文武二廟言之矣又云遠廟爲祧者遠廟卽祖考廟也遠廟爲祧明三廟俱爲遷主所藏蓋諸侯五廟遷主藏于太祖之廟故卽以太祖之廟爲祧聘禮所謂不腆先君之祧是也天子七廟先公之主藏於太廟先王之主藏



於世室則太廟世室俱得稱祫固不得僅以世室爲祫廟也守禮注甚明賈疏亦謬祫以廟言不以主言然論廟則自有太廟世室之名因其爲遷主所藏故又謂之祫則廟之名仍指遷主言也記言享嘗乃止此泛指遷主不指后稷文武后稷文武固月祭矣馬融孟駁疏說謂文武不當廢月祭誤也四時之祭不及毀廟之主惟禘祭則毀廟之主陳于太祖則此所謂享嘗猶祭統之大嘗禘而非時祭之嘗也祫廟與親廟異者親廟遷遷而祫廟不遷也若祫廟亦次第而遷則何以別於親廟然則曷言乎二祫曰有太廟之祫有世室之祫一藏先公之主一藏先王之主故曰二祫總之三昭三穆其二卽文武世室也世室惟二不可增加不必如劉歆宗無數之說親廟惟四亦不可增加不得如王肅高祖祖父爲祫之說明乎此則廟制定而小記之文亦可得而解矣

郊社辨

知禘祫之說則郊社可類推矣故以此繼之

周禮春官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南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鼓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注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

辰地示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謂此祭天圓丘以饗配之

爾雅云禘大祭不辨天神人鬼地示皆有禘稱是以鄭云三者皆禘大祭也

禮記祭法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

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

湯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

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

國語魯語上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

注禮祭法有虞氏郊

禘而宗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

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

注舜當為嘗字之誤也

周人禘

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

亦如之

春秋襄七年左氏經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傳孟獻子曰

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注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

周始祖能播殖者

疏郊祭天者爲物本於天故祭天以報本神必須醴故惟祖以配天止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之福此傳

言祈農事者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雖不祈其實福以祭

降少半饋食之末尸級主人使女受福於天宜稼于田郊天之

義亦由是也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卽郊天之祭也其下卽

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卽郊天之祭也其下卽

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

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也

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禮記雜記下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

疏正月建子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

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有事謂南郊祭所出之帝也上帝靈威

仰也若天子則圜丘魯以周公之故於此月得郊所出之帝靈

威仰而已左傳襄七年疏據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

之三月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

錄左傳當得其真按獻子言正月至安知非夏之正月乎竊疑

魯郊非禮然亦但借孟春之郊未必以孟春之禮行之於冬至也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注易說曰三王之禘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

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

大報天而主日也注大猶偏也天兆於之神日爲尊

南郊就陽位也

又於郊故謂之郊

又郊之用辛也周之始

郊日以

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

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

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疏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

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於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

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周之始郊日以

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案周禮冬至祭天

圓丘不論郊也又此下云戴冕琫十有二旒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是服不同周禮玉路以祀天此下云乘素車是車

不同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是牲不同也爾雅曰非人爲之邱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圓丘與

秦壇別也。以是知郊與圜丘所祭非一。必知魯禮者以明堂云。魯君孟春來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又知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但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上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歲蜚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所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十二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上辛。若不以從。則以正月下辛。十二月下辛。若不以從。則以二月下辛。上辛。三月下辛。若不以從。則以三月下辛。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以左傳。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按魯郊。惟周建寅之月。當從杜預說。魯雖得用孟春之郊。其禮當與天子小異。然既三十。則不應無建丑之月。恐穀梁之說。亦未可從也。此記所載。是魯之郊。禮既非天子。冬至之祭。亦與天子孟春之郊不同。記者誤。以此為周禮。故一則曰。周之始郊。再則曰。王被袞。以象天。周之始郊。日。又祭之日。王以至。謂周始有天下。冬至祭天。適逢辛日也。

被袞以象天

注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戴冕。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

琫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

設日月以象天也

注素車股路也魯公之郊用股禮也按乘素車卽掃地而祭器用陶匏之義非用股禮

又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

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

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按祭莫大於圜丘此記所云郊者孟春之郊而誇大之如此蓋魯無圜丘之祭

故以孟春之郊兼用圜丘之禮猶太廟天子明堂明堂之制與太廟同而稍爲宏敞魯無明堂故太廟得兼象天子明堂耳康成謂惟魯禮以言周事信矣說文每引魯郊禮當在逸禮三十九篇中漢儒猶及見之

周易上經豫卦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

疏謂若周夏正郊天配靈威仰以祖后稷配也配祀明堂五方之帝以考文王也按祭天莫盛於

圜丘何獨缺而不數圜丘以帝嚳配故稱祖考先王泛指周之天子不必定屬武上

禮記祭法疏案聖證論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

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

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元注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元以闕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嘗廟是周人尊嘗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嘗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卽闕丘闕丘卽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晁云虞夏出黃帝股周出帝嘗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



之明文也詩云天命元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讖緯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畧如此馬昭申鄭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原履大人之跡生后稷太任夢大人死而生文王又中候云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曰帝出乎震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又張融評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漢氏堯之子孫謂劉媪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爲堯胤而用火德大魏紹虞同符土行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

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元孫帝魁融  
據經典三代之正以爲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也一則稽  
之以湯武革命不改稷契之行二則驗之以大魏與漢襲唐  
虞火土之法三則符之堯舜湯武無同宗祖之言四則驗以  
帝魁繼黃帝之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

又郊特牲疏案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  
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元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  
天日以至元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  
又徒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元又云周衰禮廢儒者  
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  
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鄭元以祭法禘黃帝

及書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元旣以祭法禘嘗爲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元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釋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嘗無廟故知周人尊嘗不若后稷之廟重而元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嘗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嘗配圜丘之文知郊卽圜丘圜丘卽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

禮云冬至祭天於圓丘知圓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  
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及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  
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性文同皆以爲  
天子郊祀之事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  
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  
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  
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日  
至祭天於地上之圓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  
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圓丘其禮王服  
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  
服袞服乘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

說天子園丘旨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為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壘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為別冬至之郊特為魯禮張融謹案郊

與園丘是一融又為園丘是祭皇天孟春祈穀於上帝及龍

見而雩此五帝之等並是皇天之佑其實天也按此疏言冬至之郊特為

魯禮其實魯郊在孟春不在冬至惟於孟春之郊或參用冬

至之禮作記者遂謂魯郊在冬至故雜記引孟獻子之言既

改啟董為正月日至而郊特牲謂周之始郊日以至又誤以周園丘之禮釋魯郊也

禮記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

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

曰置社疏大社在庫門之內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云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惟氏

並云王社在藉田王自所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說故詩碩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謂包十庶滿百家以上得立社

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疏上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

社祭土上是陰氣之主故云主陰氣

又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

氣也注大社王為羣姓所立

又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

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

中齋而國主社示本也

注中齋亦土神也

禮記郊特牲疏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以社為五土總

神稷為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

殖之功配稷祀之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

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又王制云祭天

地社稷爲越紉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卽地神稷是社之  
細別若賈遠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  
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  
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  
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  
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  
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  
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  
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  
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  
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戴養之功故用太

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縞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  
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詰用牲於  
郊牛二明知后稷配天故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  
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  
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  
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  
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左傳云句龍能平  
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爲鄭學  
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  
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  
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



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爲后土鄭  
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  
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  
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  
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  
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  
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  
又社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  
二也孟冬云大割禘於公社是三也

按三者當以仲春之祭  
爲正猶祭天有九日圓

丘之外當以孟  
春之祭爲正也

禘爲宗廟之祭先儒無異議也獨鄭氏謂禘有三論語禘

自既灌及春秋禘於太廟謂宗廟之祭也小記大傳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祭法禘黃帝而郊饗謂祭昊天上帝於圓丘也於是王肅之徒羣起而攻之按小記言禘卽日立四廟大傳言禘卽日諸侯及其太祖大夫于禘及其高祖則所謂禘者明指宗廟之祭而鄭氏以爲郊祭謬矣南郊稱禘必無是理若乃祭法之禘則恐非宗廟之祭也祭法曰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兩句之中凡有四事上二事祀天神下二事享人鬼文義甚明今以此爲宗廟之祭則享鬼者三祀神者一旦先言禘而後言郊言之無序莫甚於此其不然也決矣故吾竊疑康成之說爲是爾雅釋天曰禘大祭也以周禮大司樂考之上言

祀天神祭地祇享先妣先祖此非每歲所行之郊社及祠  
 禴烝嘗乎至圜丘之六變方丘之八變宗廟之九變特別  
 官之則非尋常之神祀祇祭鬼享故鄭氏曰此三者皆禘  
 大祭也蓋不特祭天得稱禘卽祭地亦得稱禘禘爲大祭  
 總稱不專施於宗廟大祭猶言殷祭殷之爲義有二曰盛  
 也公羊文中也周禮大禮之盛者不可數舉必閒歲而一  
 行之故曰中先王之制禮也有豐有殺時見曰會殷見曰  
 同時聘曰問殷覲曰視皆隆殺相閒之意祭祀尤禮之大  
 者也故有時祭復有殷祭於四時而行殷祭則數數則躋  
 躋則不敬有殷祭而無時祭則疏疏則怠怠則忘疏數適  
 均豐殺有制宗廟如此何獨於天地而不然然則郊社乃

每歲之時祭而闢丘方丘者其三年五年之殷祭歟斯禮也吾於周易豫之大象得之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殷卽殷祭之殷作樂殷薦非闢丘之祭何足以當之王學之徒謂郊卽闢丘闢丘卽郊其亦未之思爾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郊特牲又曰大報天而主日也大報天與下文大報本文義正同註訓大爲徧恐非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左氏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然則郊以孟春社以仲春而闢丘方丘則以二至郊專祭日社專祭句龍而闢丘方丘則徧及天神

地祇此殷祭之異於常祭者也或曰圜丘方丘宜在何處

曰祀天必於郊祭地必於社猶享先祖必於廟地官鼓人

云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

或謂社當作祇字之誤也

以路鼓鼓

鬼享此與大司樂文相應則方丘亦在社也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別

無祭地

方丘在社則圜丘必在郊矣

補考周禮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先鄭以追享

朝享爲禘祫後鄭以追享爲追祭遷廟之主朝享爲朝受

政於廟按追享當從先鄭之說朝享當從後鄭之說閒祀

猶言殷祭殷者中也閒亦中也

朝諸侯於明堂因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亦殷祭也

朝享蓋指此鄭以每月告期當之恐尙未是

又按禮記周公祀諸侯於明堂

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鄭氏以來皆分爲二

事絕不相蒙唯長樂陳氏謂因朝諸侯遂率以祀文王其說近是鄭氏謂明堂非朝諸侯之處周公權用之又以月令季秋大饗帝爲宗祀文王之禮然月令乃秦法非周制也余竊封建爲郡縣無諸侯朝京師之事故於每歲季秋行大饗之禮周制十二年王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其朝之之處於明堂趙岐注孟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此其明證也宗祀文王當在此時故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明此時海內諸侯咸在也則陳氏之說信而有徵矣又覲禮末稱諸侯覲於天子爲方明壇鄭注云此謂時會殷同也王巡守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引司儀注爲證是鄭意朝諸侯在方明壇不

在明堂不知方明壇用覲禮明堂用朝禮明堂之位諸侯  
西面諸伯東面方明壇則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  
下等司儀有明文鄭儀禮注非是皆北面而見天子曲禮云諸侯北面  
而見天子曰覲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或用朝禮或用  
覲禮皆臨時斟酌而行之巡狩旣然會同從可知也